

是关于身体记忆 是关于生活文化

远方的骚动

形容社区支持农业 (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 CSA) 是中港台三地近十年慢慢发展出来的一门显学,也许有点夸张。但毫无疑问,因不同机缘在不同社区由不同人和机构致力推动下,CSA是近年一股回应主流发展主义的新生公民行动。

在网上搜寻CSA在中国大陆发展的历史,找到社区伙伴 (Partnerships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下称PCD)^❶在2004年首次跟大陆伙伴一起学习CSA 这个舶来品的记录。究竟CSA缘起自日本还是瑞士还是美国,兴许会引来一阵讨论。但清楚不过的是,它得以在不同地方生长,甚或落地生根,结成硕壮花果,个中自有玄机。顾名思义,社区支持农业面向农业。在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和欧美等地,义无反顾地要跟农业建立关系的,大多是那些质疑主流科学理性文明、批判以资本为上的发展导向的城市消费群。他们对农场作出承诺:愿意互相支持,分担生产风险,共享收益,建立本地生产本地消费的社区经济合作关系。个中强调生态和资源的保育、社区情感和文化的承传、以至共同承担和分享的社会关系。这不光只是一个消费者运动,不单指向生态和生活的永续关怀,这是一整个世界观和价值体系的反思和重整。

路弯且长

多年来,PCD跟内地伙伴们在CSA路上携手探索,过程不免崎岖,也走出一些青绿花香小径。2004年的中国大陆,宏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城市化市场

❶ 社区伙伴简介见附录一。

化、城乡贫富两极化、三农等问题，浮出历史地表，赤裸裸呈现眼前。PCD与伙伴们跟著外地CSA的足印，学习不同经验，尝试探索如何反思和回应时代的种种叩问。PCD支持年轻实习生在行动中思考，结合年轻力量和小规模的尝试，既有焦点，也不断扩宽CSA的思考和想象。慢慢地，CSA成为更多人的选择和尝试。年轻实习生一个一个毕业，要试试牛刀，发现前路有大大小小的阻困。然后，出现揭不尽的食品不安全黑心事件，CSA骤然成为救生圈。大大小小的CSA农场、农产品市集和消费者共购组织应运而生。有机有危。CSA光谱一下子变得有点混杂，除了一些努力不懈默默寻索，扎实而细细的耕耘外；是一些突然冒起高举著CSA牌子的规模投资。CSA被简约成安全食品的质量标签，是田园生活的浪漫消费……在大陆这块土壤中长出来个甚么样的CSA？这些尝试和努力，回应当下些甚么问题？究竟它们引向何方？

PCD的姐妹机构香港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²一直致力支持香港农业，于21世纪初开始在香港推动社区有机大使、社区农圃以及城市农墟等等活动。是关于（城市人）陌生的农业、是关于城市发展、是关于两者的互动、是关于有别于主流生活的可能性……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个人或群体，走著，埋头做著，生活细碎，外头疾风暴雨，一不小心也许就会迷失方向。近年，都市发展越加急速凌厉，村落因兴建高铁被迫拆迁的事件，给香港人一记当头棒喝。无论是机构和伙伴，都感到是时候好好沉淀经验，思考一下下一步该如何走？往哪里走？台湾朋友起步得早，走出丰富多元的经验。如是，中港台三地CSA经验研习似乎是很自然的一步。如是，PCD和嘉道理农场携手于2012年10月在香港搭建了一个相互看见的交流学习平台。

² 嘉道理农场暨植物园简介见附录一。

落地生根

- ③ 被邀请分享经验的机构来自中港台。四天半研习会在2012年10月16日开始到20日结束，日程包括一天参观香港机构；三天主题研习和半天总结讨论。第一天接待参观的香港机构有：老农田（城市农庄）、马宝宝农场（自设销售点）、菜园村生活馆（城市青年经营的CSA农场）、长春社元朗塍原稻米复耕项目、土作坊（社区经济）。参与主题分享机构有：社区——农村阵线（台湾）、大陆华德福教育（四川）、爱农会（广西）、大埔运头塘共同购买小组（香港）、台湾合朴农学市集（台湾）。城市互动和农为主体——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大陆）、高雄市旗美社区大学（台湾）。攀枝花互助合作社（四川）、苗栗湾宝农户（台湾）、中港台农产品市集、绿心田·生活汇（四川）、主妇联盟（台湾）；在地经济——微风市集（台湾）、土地正义联盟（香港）、土作坊（香港）、绿耕（大陆）、长春社元朗塍原稻米复耕项目（香港），以及古巴城市农庄。
- ④ 合朴农学市集简介见附录一。
- ⑤ 点评社区主题的杨宝熙（在香港积极参与推动共同购买和在地可持续生活运动）认为社区协力农业包含不同群体共同努力，形容一种紧扣的互相支持的状态。协力这个名词近年在台湾CSA运动中响起来，觉得其含义更符合CSA的追求。
- ⑥ 点评社区主题的香港岭南大学老师陈顺馨提出应重新思考社区这个概念，她觉得不同的社区有不同基础，CSA是一种以“农”为本的社区探索。

研习会决定以落地生根为题。舶来品CSA来到中港台，落到不同土壤不同社群中发芽生长。这次，我们尝试钻进CSA的肌理中去，希望能够更明白不同社群和操作的指向与追求。我们把目光聚焦在CSA中的C-社区、S-城乡互动、A-农的主体性、以及CSA作为在地经济这几个主题，逐个细嚼。社区就是土壤，不同社区有不同的品性素养和可能性，CSA种子能否落地成长？是否能铸炼出生活价值，并有延续推展的生命力？而城乡互动有如耕地，究竟在这个生产和消费的流转过程中，土与人、物与心、情与理、城与乡的关系，是否有更丰富更深刻的内容？至于农（民/村/业），三地经验让我们反思土地话语权，农的主体位置……等等。当这个A不再是被动的客体时，我们看到了一个怎样的世界？不同的C，不一样的S，以及不同位置上的A，如何在本地开花结果，成为互动各方的生活和生计？这一直是CSA操作中既艰难繁琐，又极富创意和启发的环节。研习会把三地丰富的经验^③按不同特点放在这些主题下梳理，个中细节不免有所遗漏。只是，人类的局限正如许真实，就如台湾合朴农学市集（下称合朴）^④的陈孟凯先生说，“我们都只有24小时”，要有所选择，做符合心中求索的事。

从CSA再出发

明正言顺。CSA或社区支持农业这个概念和翻译，究竟能否涵盖刻下的努力和追求？这些年来，他山之石换上新装，融入本土脉理。有人琢磨修正社区支持农业这个翻译：因为在CSA中C和A两个部分是双向合作支持的关系，不是一方站在道德或社会经济高地，向另一方施加扶持和支援。我们看到双方以至各方一起做农。如是，支持应该改为协力^⑤、互助、合作……等等。有人觉得社区这个说法不够清晰明确，不同社区除因地缘或利益组合外，还必须共享一些理念，指向包含人与人、人与土地和自然的生活文明价值。如是，社区该改写为社群，或者是“以农为本”^⑥的社区、或者干脆不叫社区……有人感

到农所蕴含的内容应该更丰富，不只是生产者或接受支持的对象，而是反过来，是照顾、支持和丰富城市生活文化的来源。如是，这个翻译该写成农业支持社区、城乡共好、提携……等等。有人早从农场加消费者的简单运作，衍生出超越买卖的互动平台……有人强调CSA是要建立另一种供需关系，另一种社会秩序，是要在“每一天生活”⁷中反思，并用行动去改变，就如六十年代日本消费者运动提出的生活革命——要在日常生活中活出/活著心中的理想。

四天半研习下来，我们理出一堆含丰富“微量元素”的“堆肥”，继续滋养各种称为CSA的努力和探索。从CSA再出发。

关于农

“堆肥”这个说法，对CSA的同路人来说很形象很直接很丰富。台湾农村阵线（下称农阵）⁸的蔡培慧用一张老农赤足翻晒花生的图片展开农阵的分享。照片中农民以脚趾头翻动花生米，颗颗完好无损，老人家身体里藏著一个纯熟精妙的农用农动程式。“农耕不只是劳动，还是身体记忆，是对自然和环境的一种技艺！”培慧提出这样一个概念：农是要通过脚、手、弯腰和锄头去体验，是与自然和环境发生深厚认识后发展出来的一种知识、一门技艺、一种生活方式、一道人与人互动互惠、人与自然有质感又无奈的社会关系；它超越主流科学理性和技术的理解范畴，为我们提供另一种生活文化的想象。

农阵是在2008年台湾政府推出《农村再生条例》⁹后组成，这个跨界别联盟以知识分子及学生为主要推动力量，回应农村被城市化金融科技挤压的主流发展趋势——农村是被观看的对象，是城市人田园牧歌的生活想象。所谓发展农村，就是征农地他用，把生态多元的小规模农作变成工业化规模生产，满足城市需要，这是一个去农化的过程。“都市生活文明的绝对自信，让人失去对环境，对农的深入思考。”培慧说。

⁷ 杨宝熙认为“每一天生活中有食，食在农。每一天生活就有社区”CSA就是反思生活，改变生活。

⁸ 台湾农村阵线简介见附录一。

⁹ 2008年台湾立法院一读通过《农村再生条例草案》，被关注农村发展的人士批评为以“促进农村永续发展和农村活化再生”为借口，实际上是为大型土地开发计划开路。草案缺乏农业或农村政策的愿景，有人称之为《灭农条例》，有叫它为《农村再见条例》。

台湾农民2010年把稻米栽种到总统府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抗议发展商的怪手（推土机）蹂躏农田作物。凯稻影像鲜活，跟大陆和香港面对同样困境的农业隔岸呼应。在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策略下，大陆的三农是各级政府都必得处理的课题。农村政治基础薄弱，民生不保，近年土地被征收事件无日无之，钉子户¹⁰和怪手¹¹成为农村一道风景。在香港，过去短短30多年，曾经蓬勃兴旺的农业因发展亚洲金融中心之名，差不多完全由进口粮食替代；乡郊零散的村落淹没在发展的大潮中，怪手唤起香港人对农耕生活的思考。大家同样面对社会资源严重向城市倾斜，土地、自然资源如水和林木，还有青壮劳动持续往城市跑，村里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

在/再农化

三地不同的CSA直面当下。研习会中，大家不约而同深情地谈农。

台湾：农阵因农（出代志¹²）进入CSA，他们开展农村社区工作，让青年进乡，实验城乡互动，学习到一整套关照自己关照大地的农文化；城乡互为主体。起步更早的是高雄市旗美社区大学（下称旗美）¹³，2001年设立时已经清楚定位为一所农村型社区大学，以“农村是一所大学，向农村学习，在农村学习”为目标和方法——办农村工作坊、农村体验、农民市集、推动城乡有机互动网络等等，“透过种田去认识土地和人，认识人在土地的位置。”旗美的张正扬这样说。他们一方面凝聚结晶农村的生活智慧和文化的，另一方面则满足农村强大的学习需要，要建设一个有现代意义的城乡网络。

大陆：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下称梁中心）¹⁴，自2000年代初开始送大学生到农村，他们做调查研究，“勇敢介入”¹⁵大陆农村传统社会关系网络被快速撕裂出现的激烈震荡，鼓励种养结合的循环农耕体系，建立农民互助组织跟城市消费者的互动，过程中，出现知识的转移、关系的调理，以至生命价值的重建。

¹⁰ 指在城市建设征地时，不肯迁走的住户。

¹¹ 挖土机。

¹² 出代志是台湾用语，意思是出事了。

¹³ 高雄市旗美社区大学简介见附录一。

¹⁴ 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简介见附录一。

¹⁵ 蔡培慧在其点评梁中心的经验时，如此形容支农行动。

香港：土地正义联盟（下称土盟）¹⁶和菜园村生活馆在2010年前后成型，在城市发展对（农）土地和生活空间的强暴面前，思考和慢慢建立结连自然生态和农耕文化的价值认同（根）。土盟在新菜园村所在地八乡支持复耕、推“八乡人吃八乡菜”CSA、搞社区厨房和社区导赏。生活馆那群积极参与反高铁护菜园村的年轻知识分子，以农耕为生活和（兼职或全职）工作，老老实实种地。

“农家谦卑自抑求诸己的简朴生活观，不是透过货币获得生活所需，在面对地球资源渐趋枯竭的当下，为人类文明出路保留一种可能。”张正扬如是说。进入农中的CSA或CSA中的农，通过劳动、经验累积、观察和互动，让我们重新学习跟人和土地相互依存的知识和文化体系。这是一种简单、实在、纯粹又绞缠的关系，个中的厚度、温度、味道……深深融入日常的琐细大小事中，深深刻蚀在身体筋肌脉络间……是一次文化回归：回归文明的本源和精神家园。

农：简朴。共享。舍得。感恩

也许，简单说就是三地的CSA经验把A-农这个概念打开，呈现一套相对于现代科学理性城市文化的文化知识体系。农，这不光是一种产业、一个被关怀和扶持的社群……更是蕴含丰富智慧、简单踏实、与有情众生和谐共生的生活文化。

来自四川攀枝花的刘占红和台湾苗栗湾宝的洪箱，现身说法，展示脚踏土地的农民本色——坚持、分享、舍得、自利利他和感恩的精神。洪箱说自己“认命”，知所能与不能而为之，认清自己跟土地的关系，安守本分。她因征地抗争和生态种植，跟城市支持者和消费者建立亲密关系。而刘占红则为保障生活开始做CSA，希望有一天抓著心中那美味的“蛋糕”¹⁷。他种菜、配菜、搞消费者互动等活动，样样亲力亲为，

¹⁶ 土地正义联盟简介见附录一。

¹⁷ 占红一直用“蛋糕”来形容他那美好生活的想象，里面包括富足、温饱、美丽、快乐的意思。

要分享家里山里的味道。很快，他放弃单打独干，选择跟乡里合作，“不能以自己为主……我学会平等交流、互惠互利、钱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情感、朋友、环境……”。刘占红和洪箱都强调自己的农民身份、强调健康的环境和护土、强调跟城市人建立情感、强调下一代的承传、强调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如台湾甲仙爱乡协会曾瑞昇说：“让做农成为孩子的一种人生选择。”

农：小而美。越土越健康

研习会上，广西爱农会¹⁹两位年轻人给我们具体描述他们的农文化——小是美、越土越健康、保育和传递原生品种包括手艺、认识和学习传统、建立一个适合本土的可持续可循环的种养结合的农作系统。也许，就是他们在一次活动中写的对联：“好山好水封河养鱼。土鸡土鸭圈坡浪猪”。

爱农会的土生良品餐厅是因城市人要吃好东西慢慢演变出来的——食材来自周边小农，合作农户留种和种养原生品种、建立循环系统、互相合作。在大陆，狂飙的现代化农产业还及不到一些零星散布的小农家，他们仍然勤勤奋奋的从大地耕耘生活各种需要，保留著传统物种和手艺。“爱农会”以一个“CSA餐厅+农户”的商业平台回应食品安全、信任危机、城乡二元、农业产业化等等逼在眉睫的问题。饭店以及其后发展出来的餐厅CSA导赏员、社区农墟、传统食品加工、农户探访、农夫节等活动，建立多途径互动界面，帮助调节农产品的供需，也促进城乡间重感情重文化重互惠的交往，让大家互相看见、互相感触到。

“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外，还有其它可能吗？我们还相信甚么吗？我们的精神家园在哪里？”丁华明和刘胡佳都曾经是PCD的CSA实习生，扎到“爱农会”，游走过多个岗位。“在大陆找非主流是很困难的……我们用主流的商业模式去回应非主流的理想，土生农业、饭店和CSA实习生和导赏员成为一个探索的平台，是梦想出发的地方。”

¹⁹ 爱农会简介见附录一。

农：梦想出口

吊诡得很，当农村持续老龄化的同时；农，却又是年轻人当下的梦想出口；三地皆然。洪箱和刘占红希望农耕和农村是下一代美好生活的选择。刘占红两个10来岁的儿子爱流连田间嬉戏和帮忙。洪箱的老二（高中生）不太适应主流教育制度，和几位大学生协力，在家联系CSA消费群体以及搞农耕体验活动，并获得基金资助拍摄一套关于老家湾宝的纪录片。丁华明和刘胡佳通过饭店和相关活动平台，返回土地，一步步实现非主流梦想。他们的非主流兴许就如点评老师说的：“从疏离出走、对物质主义反思、寻找社会现实。”CSA让年轻人有直接简单又富温度和深度的人与人的互动，是具体鲜活的生命碰撞和观照。

交流。转移。调整

梁中心的支农学生大多来自农村，背负著父母亲“知识改变命运”的沉重期盼。但因现代教育与生活割裂、因城乡二元差距、因三农问题……他们带著建设乡村的概念再回到第一线农村。眼前的现实更沉重。支农是再农化教育，个中牵涉资源的交流，知识范式的转移，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他们与农民一起尝试走向新的可能性。原来看似是简单的买卖供需关系，因土地、食物和农，纵向串通文化根源、横向融汇社群学科，变得丰满多姿。梁中心长出绿盟直销农民合作社产品，成就年轻人城中公社生活实践。

大陆：华德福学校¹⁹年轻的家长和老师，是内地CSA最早也是最坚实的参与者。农、园艺和食物是学校的重要课程，自然是最慷慨的老师。年轻的家长送孩子上华德福幼儿园和小学，慢慢地，有人一家子搬离城市，长住郊区，租地开田。

台湾：进乡青年为小农创品牌做土农、北部宜兰穀东俱乐部²⁰用CSA方法让要回乡种米的年青家庭愿望成真。

香港：城市农夫搞天台种植、半农半X、CSA配菜共购、在城市边沿建立一个活力十足既生产又搞活动的马宝宝农场。在行动中得到力量。看见、感受到更厚更深更坚实的来自真实的泥土和人的力量。此刻就是未来。

近乡情怯。流动身份

有认为人类身体中本来就有跟土地联系的基因。所以，城市人（因为离开土地）总有乡愁：近乡情怯，CSA回应了乡愁这个核心问题。在大陆和台湾，乡的观念很重，为根之所在。离开后，乡就出现。过去也有城乡互动，大势却是单向城主乡客不平等的关系。当农的主体出现，重新掌握对土地的话语权，小农身份进入CSA的论说中，这种城乡互动，遽然开豁，枝繁叶茂花果盈硕。相对大陆和台湾，香港人的乡愁比较淡薄。香港只有乡郊，那股“回乡”的感情，也许是更纯粹的一种身体的原始呼唤，是一份社群关系以及自己内心浓重的疏离感在发餒。这些年，我们看到城中原来也可以有“乡”，回应内心对自然对有厚度的关系的愿念。

我们看到“城乡”可以更为松动，就像有朋友说的“水泥屋子松了，可以筑起木房子”。在香港中环天星码头中，在台湾心脏地带的101大厦旁，每星期有人头耸动的农产品市集，农夫与消费者快乐相聚。在台湾高雄市中的微风市集²¹，农民与外地媳妇团体等一起展示手艺。四川绿心田·生活汇²²的朋友们与农友打开生活的面向。消费者和生产者不只是二元的买卖关系，城乡没有边界，身份是流动的，农是一种选择，正如“半农半X”里面的“X”是开放的，大家共同分享著对土地对自然对生命的谦卑和尊重。此刻，再回到CSA，我们看到社区和社群原来不单是住在同一个地域的人和自然，也是一群拥有或追求或关心或思考共同课题和生命价值的人群，他们正在用不同方法，协力朝这个方向走去。

²⁰ 参考本文集台湾篇另文：〈一名台湾社运青年的归农旅程〉。

²¹ 微风市集简介见附录一。

²² 绿心田·生活汇简介见附录一。

生计在地。生活回归

主体互动转换协力，在地上流淌漫溢，形成美丽多姿的图案。永续栽培(permaculture)提醒我们向大自然中恒久美丽的图案学习——蜘蛛在树丫间结的轻丝网、雪花的排列……等等，这是大自然的语言，展示能量流动汇聚的稳定和谐状态。从日本欧美等地的CSA，我们学到共同购买、市集、消费者合作社……等等。这些互动大部分都是小而美，强调在地互助、协力、合作……个中流转的除了物质外，还有身份价值、感情、生活方式和文化美学……香港岭南大学许宝强老师提出本地这个概念要有“社区的人文面向、有生态的可持续面向、还有文化身份的感情和价值面向”。

香港社福机构圣雅各福群会从2000年初开始推动社区经济，回应城市边缘社群的贫困问题：先是物物交换、社区货币、然后是城乡劳动力转换、土货店、CSA、还有食品加工的土作坊²³。不同的互动/活动，重新整合资源和劳动力，生产和交换经济和非经济效益。刚刚起步的“八乡人吃八乡菜”在健康蔬菜背后，带著一个让农村农业在香港继续存活的悬念。搞得有声有色的台湾微风市集，服务小农生计及其他共生的非农社群，市集里面有吃的、有用的、有感情文化的……蹲在台中的合朴，则从农民出货的市集开始，提出“好好务农。好好读书。好好吃饭”。合朴的陈孟凯说，合朴要成为一个坚实的经济体。在合朴，人们学习不同的生活手艺，如务农、如做豆腐、如调咖啡、如制做生活所需品……生产自己生活需要的，以及可互相交换所需要的。生计在自己手中创造，生计在每天的生活中重整。

研习会中回荡著一个清晰响亮的信息：要回应眼下种种疑惑、失落和困难，改变人心、社区、生活的衰败，需要一种自下而上，个人的也是集体的行动，要一种（相对现代科学理性和市场资本主义）文化转化。文

²³ 土作坊简介见附录一。

化是细水流长的积累，要求每个人每天每夜在日常生活中实践和反思。意识很难改变，无论是知识分子或农民。行动是起点。广州中山大学的张和清老师认为，希望在日常微细的生活中，从建立简朴、自在、实在、多样性、多元的生活开始，让我们学会舍得、坚持、感恩……让社区包括小农的主体性出现，让地方如农的知识和智慧得到尊重。

是关于身体记忆

曾经认真做过堆肥、锄地、收割、煮、买、卖、碰触土地和从自然长出来的东西的你我，除了学习到相关理论知识外，都应该经验到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是身体的，也是心灵的，两者其实不能分割，这是现代社会缺少的一个重要链扣。不同的CSA提供各种各样的链扣：接通，看见，感触。研习会中，本来我们以为可以为CSA找出更好更清晰的翻译，或对当下的一些探索正名。最后，大家抱著一团充满微量元素的堆肥回家。这些元素好像有点杂乱有点沉重，应该有各种各样味道和质感。我们期望它继续发酵，供养你我每天每夜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践行和思考。

陈惠芳

“落地生根：社区支持农业经验研习会”协作者

2012年 冬天

